

吐蕃時期敦煌藏文佛典紙張的使用

——以《無量壽宗要經》與《十萬頌般若經》為中心

劉 禕*

摘 要

敦煌藏經洞中保存的古藏文佛典，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對吐蕃時期敦煌藏文佛經紙張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吐蕃時期敦煌佛經製作細節的認知。現存敦煌藏文佛典以《十萬頌般若經》和《無量壽宗要經》為主，其紙張大體沿用中原造紙技法，且製作地點集中於敦煌、河州與吐蕃本土三處。藏文寫本以貝葉裝和卷軸裝為主，形制高度統一，且同一形制、不同地點製作的寫本之間存在明顯的外觀差異和等級秩序。寫經紙張的報廢有嚴格的執行程式，報廢紙張的再利用效率很高。如果紙張無法用來抄經，那麼它們一般會被改造為書寫其它佛經或文字，或作為護經紙歸寫經人所有。

關鍵詞：《十萬頌般若經》、《無量壽宗要經》、寫本學、書籍制度、敦煌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The Paper use of Tibetan Buddhist Sutras made in Dunhuang under Tibetan Occupation: Centering on the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the *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

LIU Yi*

Abstract

The ancient 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preserved in the Dunhuang Cave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cultural legacy from Dunhuang during Tubo Period (786-848 AD). A study of the paper used for the Dunhuang 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will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s of Dunhuang Buddhist scripture production during the Tubo period. The paper used in the extant Dunhuang Tibetan scriptures, mainly the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the *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 largely follows papermaking techniques in Tang Dynasty, and was produced in three locations: Dunhuang, Hezhou and Tibet today. The bookbinding of Tibetan manuscripts was primarily in forms of pothī and scroll, with a high degree of form homogeneity, and there are noticeable differences in appearance and hierarchical order between manuscripts made in the same form an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paper of manuscript is scrapped according to strict procedures, and scrapped paper would be reused very efficiently. If the papers were unable to be used for sutra copying, they were either converted to write other Buddhist sutras or texts, or returned to the scribes as *Glegs tshas* (wrapping paper).

*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ywords: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
Manuscript study, Book System, Dunhuang



一、前言

敦煌藏經洞中存有數以萬計的古藏文佛典，以《無量壽宗要經》與《十萬頌般若經》為大宗，對它們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瞭解吐蕃時期敦煌佛經生產的細節。從 1930 年代起，拉露（Marcelle Lalou）著手為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編寫目錄，完成 3 卷《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文獻目錄》，書中對法藏藏文寫經題記的詳盡記錄，為後世研究吐蕃時期敦煌佛經抄寫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也為後世敦煌藏文寫經整理樹立了典範¹。她對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作了初步分類和來源研究，並提出該佛經的兩個可能產地²。其後，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對斯坦因敦煌所獲藏文佛典寫本的整理，以及隨後東洋文庫解題目錄的出版，都促進了英藏敦煌藏文寫經的整理研究³。近年來，隨著英、法兩國所藏敦煌西域文獻的刊布和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下文稱 IDP）的推進，國際學界更加容易接觸敦煌藏文文獻。除英、法收藏敦煌藏文佛典之外，敦煌所在的甘肅省也存有數量巨大的藏文寫經，但最初只有黃文煥先生有所關照⁴。2011 年，敦煌研究院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出版，匯集甘肅各公私收藏約 6700 件敦煌藏文文獻的解題⁵；2017 年以來，這些文書的圖版也陸續刊布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下文簡稱《甘藏敦煌文獻》）中，目前已刊布至第 30 冊⁶。

在拉露編目法藏敦煌藏文寫本的年代，學者尚難細緻觀察寫本，因而極少從文書學、寫本學的角度來討論吐蕃寫經制度。1961 年，藤枝晃先生通過對吐蕃時

¹ 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39; 1950; 1961), vol.1-3.

² Marcelle Lalou, "L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s grandes prajñāpāramitā trouvés à Touen-houang," In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ho Kyoto University* (Kyoto: Zinbun kagaku kenkyusho, 1954), vol.1, pp.257-261;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la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achés à Touen-houang," *Journal Asiatique*, vol. 252, 1964, pp.479-486.

³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India Office Library eds.,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日]山口瑞鳳編《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獻解題目錄 1-12 卷》（東京：東洋文庫，1977-1988 年）。

⁴ 黃文煥〈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並後記〉，《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1 期，頁 84-102。

⁵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 年）。書評見 [日]高田時雄〈吐蕃時期的敦煌寫經人〉，《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4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37-143。

⁶ 甘肅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1-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021 年）。

期漢藏文寫經題記的研究，首次確定吐蕃時期敦煌抄經事業自 826 年始，為吐蕃抄經事業研究確立了時間坐標⁷。隨後，上山大峻、高田時雄、趙青山等學者也通過對藏文寫經題記和人名的研究，進一步加深學界對吐蕃敦煌抄經制度的瞭解⁸。近年來，隨著大量藏文寫經圖像與測量資料的公佈，關於吐蕃敦煌抄經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發展，岩尾一史、杜曉峰 (Brandon Dotson)、瓦茲尼 (Agnieszka Helman-Ważny)、張延清、沈琛分別通過現存藏文寫經的古文書學分析，對這一問題有更徹底的研究⁹。同時，人們依靠對藏文寫經的細緻觀察，開始有意識地討論藏文寫經紙張、書籍製作等與書冊制度有關的問題¹⁰。

本文希望在利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藏文《大乘無量壽經》和《十萬頌般若經》佛經寫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書籍制度的角度對吐蕃時期敦煌藏文抄經紙張進行研究。相較以往對寫經制度、抄經團體等宏觀層面的關注，本文將側重於抄經紙張的物質性特徵，對其原料、產地、形制、用途等作更加深入的討論¹¹。

⁷ [日]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第 31 冊，1961 年 3 月，頁 199-292。

⁸ [日] 西岡祖秀〈沙州における写經事業—チベット文『無量壽宗要經』の写經を中心として—〉，山口瑞鳳主編《講座敦煌 6：敦煌胡語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 年），頁 379-393；[日] 西岡祖秀〈ペリオ蒐集チベット文『無量壽宗要經』の写經生・校勘者一覽〉，《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3 卷第 1 号，1984 年 12 月，頁 314-320；[日] 上山大峻〈吐蕃の写經事業と敦煌〉，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 年），頁 190-198；[日] 上山大峻〈敦煌のチベット字人名資料〉，唐代史研究會編《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0 年），頁 402-419；[日] 高田時雄〈有關吐蕃時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635-652；趙青山〈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寫經制度〉，《西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45-52。

⁹ 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ū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In Irina Popova and Liu Yi,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Slavia, 2012), pp. 102-105; Iwao Kazushi, "On the roll-type Tibetan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from Dunhuang," in Brandon Dotson, Iwao Kazushi, and Tsuguhito Takeuc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pp. 111-118; Brandon Dotson and Agnieszka Helman-Ważny, *Codicology, Paleography, and Orthography of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Methods and a Case Study*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scampus, 2016);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年）；沈琛〈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 4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年），頁 143-155。

¹⁰ Richard Schneider (石內德), "Les copies de sūtra défectueus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in Jean-Pierre Drège, ed., *De Dunhuang au Japon, E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umié* (Paris: Droz, 1996), pp. 141-161; 王眉譯本〈敦煌文獻中被廢棄的殘經抄本〉，《法國漢學》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4-35；趙青山〈敦煌寫經道場紙張的管理〉，《敦煌學輯刊》2013 年第 4 期，頁 36-47；Agnieszka Helman-Ważny, *The Archaeology of Tibetan Books* (Leiden: Brill, 2014); Iwao Kazushi, "Reusing Sheets of Tibetan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in Dunhuang," 《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報》第 41 号，2018 年 3 月，頁 52-50。

¹¹ 「物質性」(Materiality) 是近年引入書籍史研究的新名詞，關注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使用，以及更加廣泛的社會層面影響。參看馮婧〈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

二、吐蕃敦煌抄經運動的背景

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 年在位）在位期間，佛教被提升為吐蕃的國教。與此同時，吐蕃趁唐廷困於內亂、無暇顧及邊事，開始對隴右、河湟以及于闐等地的攻略，並於西元 786 年和平占領沙州佛教重鎮敦煌。在此之前，敦煌就不斷吸引著武威、瓜州等周邊地區的將領、大族、高僧、文士等群體，他們都是在吐蕃攻占河西時投奔此地的¹²。這些退入敦煌的人群中不乏高僧大德，其中最著名者，當屬學法長安、弘道敦煌的曇曠¹³。他們帶來的河西佛教文化，也逐漸為吐蕃佛教吸收融合，並隨後發揚於敦煌。

赤松德贊之後，赤德松贊（Khri lde-srong-brtsan，802-815 年在位）又設立僧相制度，令貴族娘定埃增（myang ting nge 'dzin bzang po）與貝吉雲丹（Bran ka Dpal gyi yon tan）以鉢闡布身分參政。這一時期的吐蕃佛教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佛經翻譯事業也取得長足進展¹⁴。赤德松贊治下的吐蕃佛典翻譯，不僅通過頒發《敕頒翻譯名義（大、中、小）三集》（bkas bcad rnam pa sum）的方式逐步統一全國文字，更將抄經事業延續到了赤祖德贊（Khri gtsug lde btsan，815-841 年在位）時期，為之後吐蕃在敦煌發起的抄經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¹⁵。

吐蕃對敦煌的占領非常特殊。在攻略敦煌時，赤松德贊相當重視這座城市的佛教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僅親自「徙帳南山」（祁連山）指導戰役，更以「勿徙他境」為條件，換取對敦煌的和平占領¹⁶。在取得統治權後，吐蕃保留敦煌原有的佛教文化，並以營建石窟、增設造像等方式創造新的文化景觀。例如：莫高窟 158 窟在赤松德贊的授意下興建，並著意將赤松德贊本人的形象繪於洞窟北壁；

展》，鄭阿財、汪娟主編《敦煌學》第 35 期，2019 年 8 月，頁 135-149。

¹² 劉安志〈唐朝吐蕃佔領沙州時期的敦煌大族〉，《中國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頁 83-91；榮新江〈華戎交匯：敦煌民族與中西交通〉（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86-97。

¹³ 參看〔日〕上山大峻〈西明寺學僧曇曠の敦煌と佛教学〉，《（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2 年），頁 17-83。

¹⁴ 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中的「鉢闡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頁 222-236；〔日〕高田時雄〈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636。

¹⁵ 張廣達〈九世紀初吐蕃的《敕頒翻譯名義集三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編委會編《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46-163。

¹⁶ 〔法〕戴密微著，耿昇譯《吐蕃僧諍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75-277。

莫高窟 365 窟與榆林窟 25 窟，均修建於赤祖德贊時期¹⁷。

在吐蕃的興佛措施中，與敦煌最相關者當屬赤祖德贊時期的抄經運動。823 年前後，吐蕃在外交上同時實現與唐、回鶻、南詔的各自會盟，國際局勢由此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吐蕃國內的佛教事業得到迅速發展¹⁸。幾年後，吐蕃開始在敦煌大規模抄寫佛經，關於吐蕃在敦煌抄經的起始時間，兩件英藏藏文寫本透露了寶貴的信息。IOL Tib J 1359 (Ch.73.xv.5 [25])《《大般若經》寫經曆》記》：「馬年及羊年，在抄寫《大般若經》的寫經生中分配紙張，種福田者為天子 (lhasras)」¹⁹IOL Tib J 1254 (Vol. 56, foll. 73-4, ll. 8-9)《沙州經坊寫經錄》有同樣的記載：「得知不久前的消息，馬年某時做了一次福會，擬定抄寫藏文《大般若經》八部和有六百品的漢文《大般若經》三部。」²⁰藤枝晃指出，這些「馬年」為西元 826 年，而且是敦煌大量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具體時間²¹。

吐蕃在敦煌所抄佛經，以《無量壽宗要經》(*Aparimitāyur-nāma Sūtra*)和《十萬頌般若經》(*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即《大般若經》)占絕大多數。據統計，敦煌文獻中發現的藏文《無量壽宗要經》有 2336 件，《十萬頌般若經》則以數萬計²²。為抄寫數量巨大的佛經，吐蕃通過在敦煌設立經坊(gur)，並組織當地漢人部落的平民、僧侶的方式來完成這項任務²³。吐蕃在敦煌的抄經運動持續到赤祖德贊去世(841)，這些在敦煌大量製作的佛經，在後世逐漸散播

¹⁷ 黃文煥〈跋敦煌 365 窟藏文題記〉，《文物》1980 年第 7 期，頁 47-49。

¹⁸ Janosh Szerb, "A note on the Tibetan- Uigur treaty of 822/823 A. D.," In Ernst Steinkellner and S. Tau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őrös Symposium Held at Velin-Vienna, Austria, 13-19 September 1981* (1983), vol. 1, pp. 375-387;〔日〕岩尾一史〈古代チベット帝國の外交と「三國會盟」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 72 卷第 4 号，2014 年 3 月，頁 1-33。

¹⁹ 〔英〕F.W. 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頁 67。

²⁰ 〔英〕F.W. 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增訂本）》，頁 63。

²¹ 〔日〕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頁 277。

²² 關於兩種藏文佛典的數量，參看黃維忠《8-9 世紀藏文發願文研究——以敦煌藏文發願文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179；Sam van Schaik,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China," *BSOAS*, vol. 65, pp.129-139。

²³ 〔日〕高田時雄〈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635-652 頁。

至吐蕃全境²⁴。吐蕃時期的敦煌，完全成為了為抄經而存在的城市²⁵。

三、吐蕃敦煌藏文佛經用紙制度初探：以《十萬頌般若經》與《無量壽宗要經》為中心

紙張在吐蕃時期的敦煌是稀缺資源，抄經用紙更需經過細緻的加工與遴選，其原料、形制和產地等物質性因素，都左右著紙張的品質和用途。對這些紙張的物質性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吐蕃抄經的書冊制度，進而對敦煌在吐蕃統治時期的歷史地位給予更客觀的評價。

（一）吐蕃時期敦煌藏文佛經用紙的產地、原料、製作與形制

1. 敦煌藏文佛經紙張的產地、原料與製法

雖然紙張在唐代仍是貴重之物，但敦煌地區已具備比較完整的紙張加工體系，可以支援本地造紙。例如法藏 P.t.1078A〈悉董薩部落紙匠申海奴所欠紙張交付契〉中有悉董薩紙匠申海奴（stong sar gyi shog mkhan Shang He 'do）在辰年（824 或 836）拖欠 200 張寫經紙未還的記錄²⁶。S.5039A《某寺諸色斛斗破曆》：「麥貳斛，寫經人及打至（紙）人僧吃用」；P.4525（2）V⁰6《雜寫》記有「打紙安師」、「打紙阿師木槌高」²⁷，「打紙阿師」即專事紙張原料舂搗的紙匠。此外，敦煌紙張的抄造、施膠、入潢等後續工序，也都有文獻與實物證明其技術之成熟²⁸。然而，抄經事業需要大量紙張，因而也會有從外地借紙的情況，P.t.1003 記有

²⁴ Iwao Kazushi, "On the Roll Type Tibetan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from Dunhuang," In Dotson Brandon and Iwao Kazus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Papers based on Conference Panel "Old Tibetan Studies III" at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13), pp. 113-114; Brandon Dotson, "The Remains of the Dharma: Editing, Rejecting, and Replacing the Buddha's Words in Officially Commissioned Sūtras from Dunhuang, 820s to 840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6-37, pp. 5-68.

²⁵ 〔日〕上山大峻〈吐蕃の写經事業と敦煌〉，頁 190-198；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u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In Irina Popova and Yi Liu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Slavica, 2012), pp. 102-105。

²⁶ 錄文據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166；圖版據 IDP 網站。按：西元 820 年，吐蕃改漢人絲綿部落為悉董薩部落，因而文中「辰年」只能是 826 或 838 年。

²⁷ 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卷 96，頁 3983。

²⁸ 參看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伊州僧政李貝登（*yi cu'i li sing je dpal ltan*）請人長途送紙到沙州之事²⁹。

根據造紙史家對該時期敦煌紙張和部分《十萬頌般若經》、《無量壽宗要經》寫經紙張的研究，吐蕃時期的敦煌藏文寫經紙張基本用麻（*Boehmeria nivea*）和楮（*broussonetia*）製造，極少使用西藏本土的瑞香科植物³⁰。敦煌藏文本《十萬頌般若經》有梵夾裝和卷軸裝兩種形式，拉露通過對文書形態和寫經題記的研究又將梵夾裝分為兩類，總共有 3 種類型，岩尾一史和杜曉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歸納了其文書形態。現存《十萬頌般若經》的 3 種類型中，第 1 類為黃麻製造³¹，第 3 類為楮皮製造，第 2 類為苧麻製造；第 1 類和第 3 類寫本抄寫於河州，第 2 類抄於敦煌³²。在《十萬頌般若經》之外，對其它法藏、英藏敦煌藏文佛經寫本的調查結果也都是麻紙或麻、楮皮混料紙³³。據《甘肅敦煌文獻》對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的調查，這些寫經所用紙張皆為麻紙或黃麻紙，並且和漢文《無量壽宗要經》使用的紙張相同³⁴。可見，《十萬頌般若經》的主要製作材料為麻、楮兩種。但是，用麻製作的藏文佛經紙張，其原材料不一定是植物麻，而更可能是用麻製作的舊衣物，這種用麻布造的紙也稱破布紙（*rag paper*），相比用植物麻製作更省力³⁵。另外，少部分藏文寫本會使用瑞香科植物製作，研究者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部分物質性研究表明，一些抄寫其它藏文佛典的寫經紙張會使用瑞香或結香屬植物為原料，且使用布簾製作³⁶。

²⁹ 錄文見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19。

³⁰ 房建昌〈西藏傳統造紙史考略〉，《紙史研究》1994 年第 11 期，頁 46-51；潘吉星《中國造紙史》，434-441 頁；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Archeometry*, vol. 55:4, pp. 704-741。

³¹ 參看張延清編著《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經題記總錄》（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 年）。

³² Iwao Kazushi, “On the Roll-type Tibetan 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from Dunhuang,” pp. 116-117；沈琛〈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頁 143-155。

³³ 張延清編著《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經題記總錄》；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pp. 704-741。

³⁴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ū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pp. 102-105。

³⁵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頁 146；Brandon Dotson and Agnieszka Helman-Ważny, *Codicology, Paleography, and Orthography of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pp. 24-25。

³⁶ 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p. 725。按：觀察樣本分別是 IOL Tib J 194 vol. 13:26 與 vol. 13:30，用於抄寫藏文《解深密經》（*Samdhinirmocana Sutra*）。

製作方法上，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使用竹簾或草簾抄製。根據研究者對法藏與部分英藏《十萬頌般若經》的測量，其紙張簾紋在每釐米 4 到 6 條之間³⁷。就技術層面而言，單張紙上的簾紋越多，其抄紙紙簾就越細密，造出的紙張品質也越高³⁸。目前所見品質最高的敦煌紙張是西元 7 世紀後半葉在長安製作的寫經，紙張簾紋達到每釐米 10 條以上³⁹。可見，藏文《十萬頌般若經》的紙張雖非上乘，但足夠用來抄經。而根據瓦茲尼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顯微分析，使用瑞香科植物纖維所造紙張幾乎全部以布簾製造，它們絕大部分用來寫信，僅一例用來抄寫藏文《解深密經》（IOL Tib J 194），它們全部產自吐蕃本土。這也同時說明吐蕃在 9 世紀前後已經具備使用當地植物造紙的能力。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的用紙與當地漢文佛典相同，因而同樣使用抄紙法製作，但似未見入潢者⁴⁰。

綜上，吐蕃時期敦煌藏文抄經紙張的產地集中於敦煌、河州與吐蕃本土，也會從外地借調；紙張的原料以麻、楮為主，少數為瑞香皮，都是當地所產；製作方法以抄紙法為主，使用瑞香皮所造紙則普遍用澆紙法製作，這和過去造紙史家的調查是一致的。

2. 敦煌藏文佛經紙張的形制

現存兩種佛典的抄經主要有兩種裝幀形式，其一為貝葉裝，在漢文古籍中也稱梵夾裝；其二為卷軸裝，視其長短在藏文中分別稱 *yug ring*（「長卷」）和 *yug thung*（「短卷」）。此外，藏文佛典亦有極少冊子本。茲分別論述之。

³⁷ Françoise Wang-Toutain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VI*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1), pp. 102-109; 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pp. 704-741.

³⁸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頁 164-166；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3-65。

³⁹ Jean-Pierre Drège, "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74, pp. 485-504; "Dunhuang Papers: 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Susan Whitfield 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115-179。關於長安宮廷寫經的研究，參看〔日〕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長安宮廷寫經〉，塚本博士頌壽紀念會編《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頌壽紀念》（京都：京都大學，1961 年），頁 647-667；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76-117；趙和平〈武則天為已逝父母寫經發願文及相關敦煌寫卷綜合研究〉，《敦煌學輯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22；趙和平〈唐代咸亨至儀鳳中宮廷寫經機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026-1055；趙和平〈俄藏三件敦煌宮廷寫經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頁 153-156 等。

⁴⁰ 黃明信、東主才讓〈敦煌藏文寫卷《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及其漢文本之研究〉，《中國藏學》1994 年第 2 期，頁 59-76。

(1) 貝葉裝寫本

吐蕃時期敦煌藏文寫經紙張出現了不同於此前漢文抄經的新樣式，即剪切為窄長的貝葉（pothī）形態。這種形制的傳入受到來自印度佛教書籍形制的影響，也是吐蕃在吸收貝葉經的外形並改變其製作材料之後，從其本土帶來的書籍形制偏好⁴¹。根據拉露等學者對法藏《十萬頌般若經》的形制研究，《十萬頌般若經》的紙張尺寸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法藏編號涵蓋 P.t.1299-1321，每頁尺寸約為 25×75cm，頁面中間兩個繩孔大小不一，每頁 15 欄，末尾有蓮花圖案，頁碼整齊⁴²。第二種法藏編號涵蓋 P.t.1322-1493，每頁尺寸約為 20.5×73cm，每頁 12 或 13 欄。紙張每頁沿中軸對稱有兩個繩孔，繪以半徑 4.5 釐米的標準圓圈，兩孔距約 29 釐米。沈琛通過對第 1 種《十萬頌般若經》題記的研究，提出它們的製作地點是河州，並且是作為敦煌當地抄經的範本來生產的，其抄經母本則是來自吐蕃宮廷的寫經⁴³。第 1 種寫經在全體《十萬頌般若經》之中編號存數不多，形制在各種貝葉裝寫本中最大，其尺寸本身也代表吐蕃長度單位「箭」（mda'）的遺留⁴⁴。考慮到其範本作用，它們的尺寸或許也暗含最高級寫經的典範意義。

以上兩種尺寸的貝葉裝《十萬頌般若經》寫本數量占據了敦煌藏文佛經的絕大多數，其它佛經寫本的形制不固定，似乎難以找到佛經類型與紙張尺寸之間的固定等級關係。例如：抄寫《二萬五千般若頌》的紙張有兩種固定尺寸，一種約為 18×64 釐米（如 Db.t.311、319），另一種約為 22×72 釐米（如 Db.t.318），均為每頁 9 到 10 欄；沿紙張中軸對稱有雙孔，孔距約 22 釐米⁴⁵。

書籍形制方面，貝葉裝《十萬頌般若經》的紙張一般雙面抄寫，畫有烏絲欄線，橫線左右兩端各畫一道分隔號，形成頁面邊欄。頁面一般有一孔或兩孔，用

⁴¹ 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指出，貝葉裝受到印度佛教傳播之初所用書寫載體的影響，不論其後載體發生何種變化，其形制都被固定成最初載體的樣子。詳見 Jens-Uwe Hartmann, "Indian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Stephen C. Berkwitz, ed., *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 Knowledge, Ritual and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95-105。

⁴² 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ū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pp. 102-105; Brandon Dotson, "The Remains of the Dharma," pp. 5-68;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3.

⁴³ 沈琛〈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頁 143-155。

⁴⁴ 〔日〕岩尾一史〈古代チベットの長さの単位：mda' と sor mo〉，〔日〕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4 号，2010 年 3 月，頁 181-194。

⁴⁵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

於穿線將經文固定成冊。雙孔週邊均畫一半徑為 4.5 釐米左右的圓，圓內不抄寫經文，這是為了防止經文距離雙孔太近，在之後翻閱的過程中被磨損，從而影響經文的完整。兩個圓孔一般打在經文的第 5 至 9 行間，孔眼各距左右兩側邊緣約 20 釐米，距上下兩側約 10 釐米⁴⁶。

古藏文佛經主要以雙孔裝訂，部分佛教典籍會用單孔裝訂，例如：上文提到的《解深密經》，以及 P.t.92《寶髻菩薩所問大乘經》、P.t.797《唯識二十頌釋》⁴⁷，英藏 IOL Tib 687《業報要說（擬）》⁴⁸等。此外，敦煌漢文寫本也有不少單孔梵夾裝佛經，可作對比⁴⁹。

此處需提及敦煌藏文貝葉裝寫本的當代保存問題。由於貝葉裝寫本以活頁形式裝訂的特性，導致部分文獻保護者在處理這批文獻時很容易以書籍使用的精裝冊子本形式來裝訂這些書籍，部分機構甚至將其沿中軸線對折後裝訂保存，這是對寫本紙張的破壞⁵⁰。如何恰當地保存貝葉裝藏文佛經，也是藏文古籍整理與保護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⁵¹。

（2）卷軸裝寫本

敦煌藏文《十萬頌般若經》和《無量壽宗要經》都有卷軸裝寫本存世。例如：法藏、英藏卷軸裝《十萬頌般若經》的編號涵蓋 P.t.1494-2063，每張紙兩到三欄，每欄 16-18 行，橫向書寫；紙張寬度 36-40 釐米，高 27-29 釐米⁵²。甘肅藏藏文卷軸裝《無量壽宗要經》紙張寬度有 44、47 釐米兩種，高度一般在 31-33 釐米，每紙 2 欄，欄間距 1.5 釐米，每欄書 19-20 行，以從左至右的閱讀方向黏連紙張

⁴⁶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164-165。

⁴⁷ 張延清《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經題記總錄》，頁 2、16。

⁴⁸ [日] 上山大峻〈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的研究〉，《（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頁 159-170。該寫本系法成親筆，見 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p. 719; Li, Channa, “Toward A Typology of Chödrup’s (Tib. Chos Grub, Chin. Facheng 法成) Cursive Handwriting: A Pala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uddhist Road Paper* vol.1.2 (2021), pp. 2-62。

⁴⁹ 參看 Jean-Pierre Drège and Costantino Moretti eds., *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 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aris: IHE Chinoise, 2014), pp. 361-364。

⁵⁰ 關於敦煌藏文貝葉形寫本的保存方法及其變遷，參看 [日] 安江明夫〈敦煌文書保存の一世紀〉《學習院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 62 輯（東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2015 年），頁 289-317。

⁵¹ 參看 Agnieszka Helman-Ważny, *The Archaeology of Tibetan Books*, pp. 201-224。

⁵² Françoise Wang- Toutain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VI*, pp. 102-109.

並舒卷⁵³。據研究，漢文卷軸裝《無量壽宗要經》的紙張尺寸一般為 32×47 釐米，且所用紙張與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相同，兩者很可能都出自敦煌當地⁵⁴。

由於藏文橫向右行書寫的特性，兩種卷軸裝藏文佛經的書寫方式與漢文寫經完全不同。卷軸裝藏文寫本至少有兩種書寫方式。第一種書寫方式常見於上文的兩部佛經，從左到右書寫、閱讀並舒卷⁵⁵；另一種方式則將漢文寫本單葉紙張翻轉 90 度，以其上下兩端為頁面的左右側，不分欄，排列文字無固定版式，以從上到下的閱讀方式黏連與舒卷紙張。這種書寫方式常見於幾乎所有藏文非佛經寫本，包括社會經濟、歷史等文獻。

關於藏文佛經紙張在裁剪之前的尺寸，對漢文寫本紙張的研究或可作他山之石。敦煌漢文寫本紙張一般為寬 45-47 釐米，高約 25 釐米。造紙史家曾根據魏晉古紙與漢簡形制相似的規則，設計了可以由一人操作的紙簾，其寬度和高度分別為 35-50 釐米、24-25 釐米，與敦煌、新疆出土寫本尺寸相差極小⁵⁶。然而，紙在抄造、加工完畢之後，尚需裁切才能付諸使用，這一過程通常使用類似直尺的工具完成，它同時也有輔助紙張裁切、畫欄線等功能⁵⁷。因此，如果將畫線尺的作用納入考慮，那麼造出的紙張至少在高度上應當比寫經紙要稍大一些（約 42-44 釐米），簾模的形制亦當如此⁵⁸。

《十萬頌般若經》存在貝葉裝、卷軸裝兩種形態，它們均抄寫於河州，此地原先屬於唐境，之後成為吐蕃東道節度使駐地，其佛教文化具備蕃漢融合的特色，因而同時流通吐蕃式貝葉裝和漢式卷軸裝寫本⁵⁹。河州處於唐蕃雙方使者交聘的要道上，是吐蕃東道節度使的駐所，從河州到敦煌，不僅是吐蕃中央詔令的傳遞

⁵³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

⁵⁴ 〔日〕上山大峻〈吐蕃の写經事業と敦煌〉，頁 191-192；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u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pp. 102-105。上山大峻強調，漢文《無量壽宗要經》的紙張尺寸為吐蕃時期特有。

⁵⁵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165 頁。

⁵⁶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頁 120-122。

⁵⁷ 日本奈良、仙台和長岡京出土過三件具備這些功能的木尺，約為西元 8-9 世紀製作，用於製作官文書和佛經用紙。詳見〔日〕藤枝晃著，劉禕譯〈吐魯番出土漢文佛經寫本的最早類型〉，《吐魯番學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134-138。

⁵⁸ 如《延喜式》中記載「紙簾」（即紙簾）長 2 尺 4 寸，寬 1 尺 4 寸；例紙用紙簾長同普通紙，寬 1 尺 5 寸。以正倉院藏唐尺換算，兩種紙簾高度分別約為 41.7 釐米和 44.6 釐米，為後續的裁切等步驟預留了充足的空間。詳見國史大系刊行會編修《交替式・弘仁式・延喜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 年），頁 387。

⁵⁹ 沈琛〈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頁 153-154。

路線，也是僧人西行傳法的路線之一，因而兩種形制的經典能同時見於敦煌⁶⁰。

總體而言，兩種藏文佛經的紙張，雖然製造方式相同，但其製作地點和尺寸都不同，貝葉裝寫本來自河州，卷軸裝寫本產自敦煌。卷軸裝藏文佛經的抄寫不會改變藏文的書寫習慣，並且在過程當中會靈活運用紙張的橫向長度來調整文字版式。

（二）寫經紙張的報廢

關於吐蕃在敦煌的抄經運動，以往有不少學者就其抄經團體、抄經制度等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惟對寫經紙張的報廢和再利用，尚未有學者從書籍史的視角對其進行討論。鑒於此，本節將對紙張的再利用和其它寫經紙的使用進行說明。

由於紙張製作步驟繁瑣，而抄經紙張又有更高的品質要求，導致吐蕃對這類紙張的管理也非常嚴格。分發之後的空白紙張，需在扣除報廢紙張和用作護經紙的數額之後，與抄訖上交的經紙核對，以便造冊登記和後續的報酬結算。吐蕃時期敦煌的抄經用紙，在分發之後主要有三種流向：抄寫經文並上交、報廢並再利用、用作護經紙。吐蕃上層全力支持敦煌的抄經運動，但無法保證其技術層面的完美，經常會有抄經紙因失誤而報廢的情況。經紙報廢的原因多種多樣，常見的有紙墨不合格、字體不規範、經文不準確等⁶¹。這些寫經紙的報廢通常由作為終審官的教授（ring lugs）決定，但也有部分有爭議的紙張由經卷收集官親自審定，後者一般由經驗豐富的校經人兼任。

報廢紙張的表現主要有兩種：其一是附著或撕離頁面的剪邊，這是絕大多數報廢紙張都有的痕跡，一般是把紙張兩側的頁邊剪去，剪條上書寫經卷頁碼、抄經人和校對人的姓名等信息。這種剪條一般不會留在頁邊，只有極少數被保留了下來⁶²。張延清認為，這種剪邊可能是獎懲依據的一種，由經卷管理者收集並記錄其中人名，作為日後行賞施罰的憑資⁶³。其二是在頁面上標注線條或圖形，包括用刪除線、畫圈、打叉或隨意塗抹等作為標記，來作出寫經紙報廢的醒目標誌。

⁶⁰ Sam van Shaik and Imre Galambos, *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 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1), pp. 39-40；沈琛〈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頁143-155。

⁶¹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226-231。

⁶²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

⁶³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235。

它們由校經人做標記，用來提示經卷裝訂人將其抽出。

吐蕃時期敦煌藏文寫經的校對，一般需經過三校才能合格，因而報廢紙張的認定和處理過程也非常嚴謹。以敦煌抄《十萬頌般若經》為例，廢頁的認定流程可圍繞校經人、兌換人和保管人三方進行討論。

一張寫經紙在報廢之前，會經過數次校勘，並由校經人留下批示。如果需要報廢紙張，則由校經人寫明「某人由某次校對檢出」，然後在紙張邊緣的空白處用黑筆或朱筆留下報廢記錄與自己的姓名，並對廢頁作標記。之後，廢頁上會寫下「已兌」（brjes lags）作為兌換記錄，並由寫經人換得新紙，甘肅藏敦煌文獻 Db.t.0421 的兌換記錄緊接於前期報廢記錄之後，說明紙張很可能是先認定報廢再兌換的；部分紙張在寫下報廢記錄以後還會再校勘一次，如 Db.t.0415 在報廢記錄後寫有「已勘」（zhus）字樣⁶⁴。筆者認為，這種措施可以防止將部分成紙誤作廢頁，從而使認定程序更嚴密。例如：Gl.t.326 反映了校經人在認定廢頁之後的補救措施：

Dar ma glegs bu 'di gcig la mtshar po che nyis pa ma mchis pas/ ror phyung ba/
bdag brje ba la ma thugs//

「這張經紙未出現兩處異常，卻作為廢紙處理。我已執換，不得擅動。」

⁶⁵

此外，廢頁的文字管理並不嚴格，紙上可以隨意寫字抒發作者的不滿情緒，甚至有辱罵校經人失職行為的情況：

Wang klu legs kyi ro 'di yang chab myi che la bcor rung ba zhig pa las/ myi
skyag gnyis zhu chen bgyis nas/ rol dbyung ba lags so/ smun ba gnyis skyag pa
la gsol//

「王祿勒的這張廢頁，即使有一點點失誤，也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但最後卻讓兩個校經的倒楣人（當作廢頁）抽了出來。兩個傻子，吃屎吧！」⁶⁶

廢頁被認定後，會由保管人暫時扣留，後者在廢頁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作為憑據，

⁶⁴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頁 208、206。

⁶⁵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頁 99。

⁶⁶ 轉寫自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265。

並在清點之後交給經卷收集官（rub ma ba）。經卷收集官和教授都有對經紙存廢的最終裁定權，「教授」或即經卷收集官的尊稱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報廢經頁的兌換和保管可能同時由抄經人兼任，而非一項專職。例如：在敦煌本《十萬頌般若經》中，Db.t.0507 的廢頁兌換人春木結（Khrom skyes），同時也是 Db.t.1553 和 Gt.t.0055 的抄手⁶⁸；作為廢頁保管人的宋六六（Song lug lug），同時也是 Db.t.0817、Db.t.0976 的抄手。在抄經事業中，因人手不足導致的一人身兼數職的情況相當常見，據統計，敦煌藏文佛經的寫經人當中，既抄經又寫經的有 78 人，占據寫經人總數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像法成這樣的大翻譯家，也曾在抄經活動中兼領譯經和校經的雙重職責⁶⁹。筆者認為，這種身兼數職的現象可能普遍存在於吐蕃敦煌的抄經活動中，不限於譯經和校經，但相對這些需要一定學識積累的工作，報廢經頁的兌換和保管對知識要求不高，可能更適合抄經人。

總之，抄經團隊對於廢紙的認定程式幾乎達到嚴苛的程度，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中為數眾多的廢頁題記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三）非抄經用途紙張的使用

吐蕃在敦煌的抄經運動時間不長，在其過程中和結束後，會剩下因各種原因而未得書寫的紙張。在紙張製作費時費力的時代，敦煌的紙張使用者會以不同方式對這些失去原用途的紙張加以再利用。

1. 經紙廢頁的改造

乾淨無字的空白頁，最常見的再利用情況是直接抄寫其它文獻。如 P.t.1289，是一件苯教葬儀動物犧牲文本，紙張尺寸 20×70 釐米，紙張中部有兩圓孔，所寫文字無視兩孔的圓圈⁷⁰；又如 P.t.1290《小邦邦伯家臣表》，紙張的尺寸與 P.t.1289 相同，兩件寫本所用的紙張很可能就是原本為抄寫《十萬頌般若經》而準備的。值得注意的是，P.t.1289 為雙面抄寫，每頁分 3 欄、每欄 12 行、從左到右書寫

⁶⁷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232。

⁶⁸ 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頁 222；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280。

⁶⁹ 張延清《翻譯家校閱大師法成及其校經目錄》，《敦煌學輯刊》2008 年第 3 期，頁 82-93；趙青山《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寫經制度》，頁 45-52；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104-121。

⁷⁰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頁 174。圖版見『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lc.cn>（2024.4.30 上網）

⁷¹。雖然每欄的間距極小，但這種書寫方式在貝葉裝藏文非佛經寫本中相當罕見，而與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的排版相似。

還有一部分空白經紙會被沿長、寬邊的對折線裁成 4 片更小的經葉，經過簡單加工之後用來書寫其它文本⁷²。對於吐蕃藏文寫經紙而言，其代表性寫本為法藏藏文文獻 P.t.218《生死輪回史》，共 35 頁，尺寸約 10×33 釐米，且大部分紙在頂邊或底邊可見半個空心圓⁷³。對於這種紙張裁剪情況，今枝由郎提出它們由每件尺寸為 20×33 釐米的貝葉紙張對半裁開而成⁷⁴；但岩尾一史認為它可能來自於 20×66 釐米或更大尺寸的貝葉紙張四分裁開、並稍加修剪而成⁷⁵。檢今存貝葉裝《十萬頌般若經》，其紙張的兩個圓孔處於紙張橫中軸線上、並沿縱中軸線對稱，孔距約 29 釐米；而 P.t.218 每件有圓孔的寫本，其圓孔距離兩邊較近的一側均在 14.5 至 15 釐米之間⁷⁶。這與岩尾一史的推測基本相符。

部分已經單面書寫佛經的紙張，在抄經運動結束後可能會用來書寫漢文，尤其是用來標記某些佛經的卷數題記。這種情況常見於卷軸裝《十萬頌般若經》，《法藏敦煌文獻題記目錄》錄有多件此類文字，內容從雜寫到標注卷帙不等，它們的功能已經隨經紙的廢棄而改變⁷⁷。

最後，還有少數無法用作抄經的紙張會被裝訂為冊子本，具體方法是將部分小尺寸貝葉裝紙張沿其長邊從中間對半折疊，並用皮線縫綴⁷⁸。這種紙張改裝方式幾乎不見於其它任何敦煌藏文寫本，而且古文字學分析表明它的製作時間可以追溯到 9 世紀上半葉，在冊子本之中時間很早⁷⁹。

⁷¹ 拉丁文轉寫見『古藏文文獻網站（O.T.D.O.）』：https://otdo.aa-ken.jp/archives?p=Pt_1289（2024.4.30 上網）。

⁷² 戴仁（Jean-Pierre Drège）關於敦煌漢文寫本紙張的裁剪的研究可提供參考，詳見 Jean- Pierre Drège,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In Michel Soymie ed.,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Geneva: Droz, 1979), pp. 17- 28。

⁷³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頁 36。

⁷⁴ 〔日〕今枝由郎《敦煌出土チベット文『生死法物語』の研究——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仏教伝播過程の一側面》（東京：大東出版社，2006 年），頁 19-24。

⁷⁵ Iwao Kazushi, “Reusing Sheets of Tibetan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in Dunhuang”, 頁 52-50。

⁷⁶ 圖版見『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lc.cn>（2024.4.30 上網），資料為筆者按照等比例測量所得。

⁷⁷ Françoise Wang- Toutain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VI*, pp. 102-109.

⁷⁸ 按：其尺寸為 7.5（-10）*26.5（-46.5）釐米，裁剪為 8*38 釐米。這種尺寸的紙張一般用於除《十萬頌般若經》外的佛經抄寫，以及其它密教經咒、儀式文本的抄寫。

⁷⁹ 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pp. 715-716.

2. 護經紙 (glegs tshas)

為防止寫經人貪污紙張，吐蕃經坊一般會準備兩件帳冊，一件是《配紙曆》，內容包括發放的抄經紙 (glegs tshas)、兌廢紙和護經紙；另外一件是《寫經冊》，即收回的經頁數目⁸⁰。與上件曹氏歸義軍時期的配紙曆相比，吐蕃時期的《配紙曆》多出「護經紙」一項。

對於這種紙張，高田時雄指出：「當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藏文譯本時，寫經生會收到一張與抄經紙一般大小的紙，稱作 glegs tshas。」⁸¹但從現在見到的護經紙來看，它們的尺寸通常為高 23-27 釐米，寬 78-79 釐米，比任何類型的貝葉裝紙張都大，可以完全覆蓋敦煌所抄《十萬頌般若經》貝葉裝寫經的四邊⁸²。這些護經紙一般由 2 到 3 張紙黏連而成，黏連部分的紙縫清晰可見，且紙上部分區域有顯而易見的簾紋；其頂端和底端附近都有很深的折痕，折痕之間的縱間距 20-23 釐米，接近《十萬頌般若經》的一般高度。從功能上看，護經紙是抄經人在抄寫經文時用來覆蓋在抄經紙上、起臨時保護作用的紙張；從物質形態來看，這些紙張是以抄紙法制作，之後被吐蕃抄經人裁剪成適合貝葉裝寫本的形態的。護經紙和廢紙一樣屬於不能寫經的紙張，但寫經廢頁有時需要上交，護經紙不需上交。就目前甘藏、法藏敦煌文獻的護經紙來看，其尺寸均大於敦煌抄《十萬頌般若經》用紙，無法直接由後者用紙改造而來。

由於這些護經紙不需上交，不像一般抄經紙那樣需謹慎對待，因而其書寫內容相當隨意，包括習字、契約、塗鴉、人名、經文等，反映了紙張所有者的日常活動⁸³。依照佛教戒律，僧尼不被允許擁有私產，因而抄經人似乎無法自行處置它們⁸⁴。但這些護經紙上的文本內容隨意，且無需隨經紙或廢頁上交，私人所有的性質很強⁸⁵。筆者認為，這些護經紙是抄經運動時期隨著貝葉裝《十萬頌般若

⁸⁰ 趙青山《敦煌寫經道場紙張的管理》，頁 36-47。

⁸¹ [日] 高田時雄著，鐘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9。

⁸² 關於現存護經紙的文本內容，參看 Takeuchi Tsuguhito, "Glegs tshas: 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Ruled Dunhuang," In Brandon Dotson, Kazushi Iwao and Tsuguhito Takeuc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pp. 101-110。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編號 D.b.t.0332、0334、0344、0345 的幾件護經紙尺寸稍小，見《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頁 189-194。

⁸³ Takeuchi Tsuguhito, "Glegs tshas: 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Ruled Dunhuang," pp. 101-110.

⁸⁴ 關於晚唐宋初敦煌的僧尼社會，可參考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⁸⁵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186。

經》誕生的特例，不能按照以往對僧人私產戒律來看待；由於抄經任務繁重，因而這些紙張需隨時在抄經人的身邊；在抄經運動期間，這些護經紙只發給抄經人，其他僧人無法獲得；在抄經運動結束後，紙張不再受到管制，而有了可能轉易多手，進而為其他通曉漢藏文字的敦煌居民私有的可能。

在紙張資源匱乏的敦煌，護經紙在人們的眼中十分貴重，為了保護這些紙張，他們除了在護經紙寫上自己的姓名來宣誓所有權之外，還會立下毒誓，詛咒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在紙張上亂塗亂畫者。如敦煌市博物館藏 Db.t.0345 上的警告：

kye shan gyi chag glegs tshas la/ sug 'dre dag su mdzad pa/ yab yum ni gnyis ga
gum

「誰在介先（kye shan）的護經紙上亂塗亂畫？他父母命不長！」⁸⁶

以及法藏 P.t.1168 上的類似記錄：

—— gi glegs tshas lags so'a// 'di la su yang rkyal ka ma bgyid cig/ su byed pa
pha shi zhig

「此乃□□□之護經紙，誰都不准玷污，如有此類行為，其父難逃一死！」

87

這些護經紙變成了私產，其所有者如此重視自己的護經紙，乃至不惜體面地詛咒玷污、偷竊紙張的行為⁸⁸。

（四）吐蕃時期敦煌抄經用紙的價格

抄經用紙的製作工序非常複雜，且抄寫佛經對紙張本身的品質要求極高，這導致抄經用紙的成本相應高於其它紙張。以甘肅藏敦煌文獻為例，其《十萬頌般若經》的紙張都是雙層紙，從紙張的黏貼到裁剪、畫欄線到頁面打孔等，需要經過數道工序才能進入抄寫階段⁸⁹。除紙面需規整之外，還要保證頁面乾淨、沒有破損等。因此，在經過篩選和精加工之後的抄經用紙，生產成本一般都比較高。

⁸⁶ 錄文據馬德主編《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頁 193。

⁸⁷ 錄文與翻譯見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187。此處譯文與張延清不同。

⁸⁸ 因書寫載體價值貴重而產生的「護書詛咒」（book curse）現象，亦常見於印刷術普及前的歐洲中世紀寫本中，詳見包慧怡〈中世紀「護書詛咒」與喬叟的謄抄工〉，《讀書》2020 年第 3 期，頁 52-59。

⁸⁹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頁 227。

法藏敦煌文獻 P.t.2689《年代不明僧義英等唱賣得入支給曆》記吐蕃時紙張價格：「法海，紙一帖，四斗。」又 P.2049v《沙州淨土寺同光三年（925）與長興二年（931）諸色入破曆算會牒》記載，當時的紙 1 張均以麥粟 1 升算；另據 P.6002《歸義軍張氏辰年乾元寺諸色斛斗入破曆算會牒》：「紙一帖，准麥五石。」⁹⁰如以一帖紙為 50 張計算，那麼吐蕃時期的紙價約合每張 0.8 升糧食，到歸義軍時期則可高達每張 10 升。對比來看，吐蕃時期敦煌的紙價較為便宜，但通過同屬歸義軍時期的兩件文書紙價的對比，也可以推測後兩種入破曆所記紙張有質地、尺寸和用途等方面的區別。

至於此前的西域紙價，從麻札塔格出土唐開元九年（721）《于闐某寺支出簿》（Or.8211/969-972）可獲知一些信息，茲錄文如下：

20 （十一月十三日）出錢陸拾文，買紙一帖，供文曆用

37 （十二月一日）出錢壹佰貳拾文，買紙兩帖，帖別卅五文；筆兩管，管別一十五文，抄文曆用。

54 （正月四日）出錢壹佰文，買白紙兩帖，帖別五十文，供文曆用。

56 （正月十四日）出錢壹佰文，買白紙兩帖（帖別五十文）糊燈籠卅八箇，並補貼燈面用。⁹¹

由以上錄文可知，盛唐于闐的紙張價格通常在每張 1 文左右。同文書中的糧價為粟每斗 15 文、麥每斗 30 文，則當地文曆用紙折合糧食約在每張三分之一升麥或三分之二升粟。這一價格比相對於吐蕃時期及其後的敦煌紙張來說要便宜很多。

綜合以上對敦煌藏文文獻紙張的研究，筆者認為，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紙張仍然屬於稀缺物品，尤其是在吐蕃統治者重視佛經抄寫的背景下，在敦煌的僧人對所用紙張的加工、使用和再利用都已經形成了嚴格而規範的流程。部分具有特殊功用的紙張，則因其本身的昂貴價值而轉向其它用途，並備受保護。

⁹⁰ 錄文見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45。

⁹¹ 錄文見王仲榮《唐西陲物價考》，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21；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489-499。文書年代考訂參見〔日〕池田溫《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敦煌研究院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頁 214-216。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吐蕃時期的敦煌寫經紙張，一般使用本地植物或原料、以及漢地造紙技法製作，紙張的產地集中於敦煌、河州和吐蕃本土三地。

第二，抄經紙張難得，當地居民對無法用來抄經的紙張有再利用的情況，包括用來抄寫其它文獻、改為其它形制的寫本、用作護經紙等。

第三，卷軸裝《大乘無量壽經》極大程度地繼承了卷軸裝漢文典籍的形制，並融合漢、藏兩地的寫本文化，是瞭解吐蕃佛經書冊制度的寶貴資料；兩種貝葉裝《十萬頌般若經》在外觀和形制上的差異，可以作為反映佛經範本和複製本等級差異的細節，也可以從側面印證河州的多元佛教文化。

附記：本文為北京大學大成國學基金資助項目「漢藏造紙技術交流研究：以吐蕃時期的敦煌為中心」（DC201903）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寫作過程中，榮新江教授、朱麗雙教授、沈琛副教授等均給予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主要參考文獻

- 王 堯主編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 馬 德主編 《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 年。
- 張延清編著 《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經題記總錄》，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 年。
- 王仲榮 〈唐西陲物價考〉，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沈 琛 〈敦煌古藏文《十萬頌般若經》來源研究——兼論河州在吐蕃佛教史上的地位〉，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 4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年。
- 唐耕耦 《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 張延清 《吐蕃敦煌抄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年。
- 張廣達 〈九世紀初吐蕃的《敕頒翻譯名義集三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編委會編《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 陳國燦 《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年。
- 馮 婧 《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展》，鄭阿財、汪娟主編《敦煌學》第 35 期，2019 年 8 月。
- 黃文煥 〈跋敦煌 365 窟藏文題記〉，《文物》1980 年第 7 期。
- 〈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並後記〉，《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1 期。
- 榮新江 《華戎交匯：敦煌民族與中西交通》，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 年。
- 趙青山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寫經制度〉，《西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
- 〈敦煌寫經道場紙張的管理〉，《敦煌學輯刊》2013 年第 4 期。
- 潘吉星 《中國造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 《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F. W. 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增訂本）》，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
- 上山大峻 〈吐蕃の写經事業と敦煌〉，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 年。
- 〈敦煌のチベット字人名資料〉，唐代史研究會編《東アジア古文書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0 年。
- 〈（増補）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2 年。
- 池田溫 〈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敦煌研究院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
- 今枝由郎 〈敦煌出土チベット文『生死法物語』の研究——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仏教伝播過程の一側面〉，東京：大東出版社，2006 年。
- 安江明夫 〈敦煌文書保存の一世紀〉，《学習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第 62 輯，東京：学習院大学文学部，2015 年。
- 岩尾一史 〈古代チベット帝國の外交と「三國會盟」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 72 卷第 4 号，2014 年 3 月。
- 藤枝晃 〈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第 31 冊，1961 年 3 月。
- 〈敦煌出土の長安宮廷写經〉，塚本博士頌壽紀念會編《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京都：京都大學，1961 年。
- Agnieszka Helman-Ważny and Sam van Schaik, *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 Knowledge, Ritual and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 “Witnesses for Tibetan Craftsmanship Bringing Together Paper Analysis,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Manuscripts,” *Archeometry*, vol. 55:4.
- Brandon Dotson and Agnieszka Helman-Ważny, *Codicology, Paleography, and Orthography of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Methods and a Case Study*,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scampus, 2016.
- Brandon Dotson, “The Remains of the Dharma: Editing, Rejecting, and Replacing the Buddha’s” Brandon Dotson, Iwao Kazushi, and Tsuguhito Takeuc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Françoise Wang- Toutain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VI*,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1.

Iwao Kazushi, "The Purpose of Sū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In Irina Popova and Liu Yi,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Slavia, 2012.

Jean- Pierre Drège,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In Michel Soymié ed.,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Geneva: Droz, 1979.

———, "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74, 1985.

Jean-Pierre Drège and Costantino Moretti eds., *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 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aris: IHE Chinoise, 2014.

Jens-Uwe Hartmann, "Indian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Stephen C and Berkwitz, eds., *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 Knowledge, Ritual and Ar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Li, Channa, "Toward A Typology of Chödruṃ's (Tib. Chos Grub, Chin. Facheng 法成) Cursive Handwriting: A Pala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uddhist Road Paper* vol.1.2. ———

Marcelle Lalou, "L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s grandes prajñāpāramitā trouvés à Touen-houang", In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ho Kyoto University* vol.1, Kyoto: Zinbun kagaku kenkyusho, 1954.

———,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la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achés à Touen-houang", *Journal Asiatique* vol. 252, 1964.

———,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3 vols,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39, 1950, 1961.

Sam van Schaik,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China," *BSOAS*, vol. 65,

2002.

Susan Whitfield 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Takeuchi Tsuguhito, “*Glegs tshas*: 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Ruled Dunhuang”, In Brandon Dotson , Kazushi Iwao and Tsuguhito Takeuc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